

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____ 生活在他方

生活在他方(La vie est d'ailleurs)是法國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的一句名言：「在富於詩意的夢幻想像中，周遭的生活是多麼平庸而死寂，真正的生活總是在他方。」昆德拉以這句話作為書的標題，以他的故鄉捷克為空間和時間的背景，寫出一個年輕詩人雅羅米爾與人類心靈、情感的故事。

本書的章節分成七部，昆德拉以「詩人誕生、詩人自慰、詩人在跑、詩人在忌妒、詩人死了」五部貫穿了雅羅米爾一生對於母親和愛人以及他筆下的詩之間的糾結；另一方面以雅羅米爾筆下的人物：薩維耶，來描述雅羅米爾心中對生命冒險的渴望。還有在「詩人死了」的章節前昆德拉用了轉換敘述者的方式，用「中年男子」的角度，側寫了雅羅米爾因為對於革命的熱愛和情人的不確定感，是如何以荒謬的形式一步一步讓他走向悲劇平庸的結局。其中每一不同的章節間都是寫盡對於相對應生命階段的體悟，也驗證了人們的生命是不間斷的矛盾與衝突。

雅羅米爾誕生後，母親給予過分的愛以及近乎偏激的佔有欲，最初是讓雅羅米爾感到自豪的，因為生為天生的詩人以及他的繪畫，皆深受肯定，並是屬於一個他「原創的內在世界」，雅羅米爾於是在心中奠定自己的獨特，這獨特不但成為了他的外衣也成了他的武器，使他在日後更加留意要遵從自己的想法，去面對這個世界。

少年時期的雅羅米爾卻無法繼續綻放屬於他的榮光，漸漸的，雅羅米爾意識到母親過分的愛是他對於生命冒險的枷鎖，他選擇了反抗和逃脫，然而經歷了與情人分離和獨特性遭受挑戰的打擊，無處可歸的雅羅米爾也只能將目光重新放回自己在這世上唯一永遠愛著他的女人：母親。在「詩人在跑」和「詩人在忌妒」的章節裡，雅羅米爾經歷過了青春期的不安，並且遇見了紅髮女孩，一個使他開拓生命的新彼岸的存在，雅羅米爾更是在其中展現了自己對生命榮光的嚮往，就像 Jiri Orten 所說的，透過詩歌歌頌生命的偉大榮光。然而，當雅羅米爾越嚮往革命、愛情去驗證屬於他的榮光，他就越加容易與母親產生衝突，但當他在愛情與革命的理念中受挫時，他卻再次極度的需要母親的陪伴，如此荒謬卻堅固的生命價值體現在雅羅米爾的身上，無論是一開始對於他獨特的堅持、他的愛情、他的共產革命理想、甚至是他的死亡，都奠基在他與母親這一對在最初就相連的角色上，如同詩人韓波頸上的圈套，他們都是一邊被母親的圈套給勒在頸上，一邊向前奔跑，寫出屬於他的詩和生命。

昆德拉筆下的文章，藉由詩歌和革命間的關係探討史達林主義的騙局和捷克三零年代和布拉格之春後年輕人所追逐的幻象，昆德拉在書中用著故事情節不留痕跡的揭露了歷史真相，忠實的呈現了政治與歷史的樣貌，使人們能與當時的歷

史並駕齊驅，這是文學才能做到的「歷史具象化」。

另一方面，昆德拉透過雅羅米爾的視野詮釋了一個荒謬可笑的角色，雅羅米爾在成長過程中不斷的接納自己對於冒險的渴望和透過詩來驗證自己的崇高和獨特，在旁人眼裡他倍受母親保護以及許多接近荒誕的行為總是使人發笑(例如對於女性身體的迷惘和超出他年齡和精神認知的發言)，然而當雅羅米爾不斷的去碰觸更高的成就，我們會漸漸地收起笑臉，並在他的影子身後看到一個醜陋的、大眾的化身，雅羅米爾不但熱愛偉大的詩人(Arthur Rimbaud、Mikhail Lermontov)，更藉由他們的詩句反覆論證自己的價值和行為的正當，他會為了自身的榮耀而出賣愛人，為了理想的生活不斷的背離母親的呵護，最後甚至因為虛榮葬送生命，然而一個希望自己伴隨著火焰而消逝的詩人，最後卻因為稀鬆平常的受寒而死，這是多大的荒謬卻也是多普遍的事實啊！我們也因而感到不安，一幅扭曲的肖像頓時成了鏡子，才霎時理解那肖像竟是自己。像雅羅米爾如此的活著，堅信真實的生活總是在他方，幻想著現實與夢的交錯的實現，而忽略了現實的生活，甚至進而背離原先所擁有的一切，這是人們心靈上共通的癥結；原本昆德拉筆下自傲孤僻的可笑年輕詩人，一瞬間從台上的丑角變成了坐在觀眾席旁與人們融為一體的「其中之一」，然而絕大多數的人在生命之中總是無法選擇相信如此，就像 Jaroslav Hasek 筆下的帥克所說：「這是人的天性；只要我們活著，我們就是在欺騙自己。」我想，米蘭昆德拉在生活在他方之中，用顛覆的形式去拆解人們心中對於生活的衝突，值得我們深思，更值得在思考後原諒自己對於生命矛盾的妥協和欺瞞，因為我們還是得好好活著。

文/吳奕辰 2017.3.3 1:04 完稿